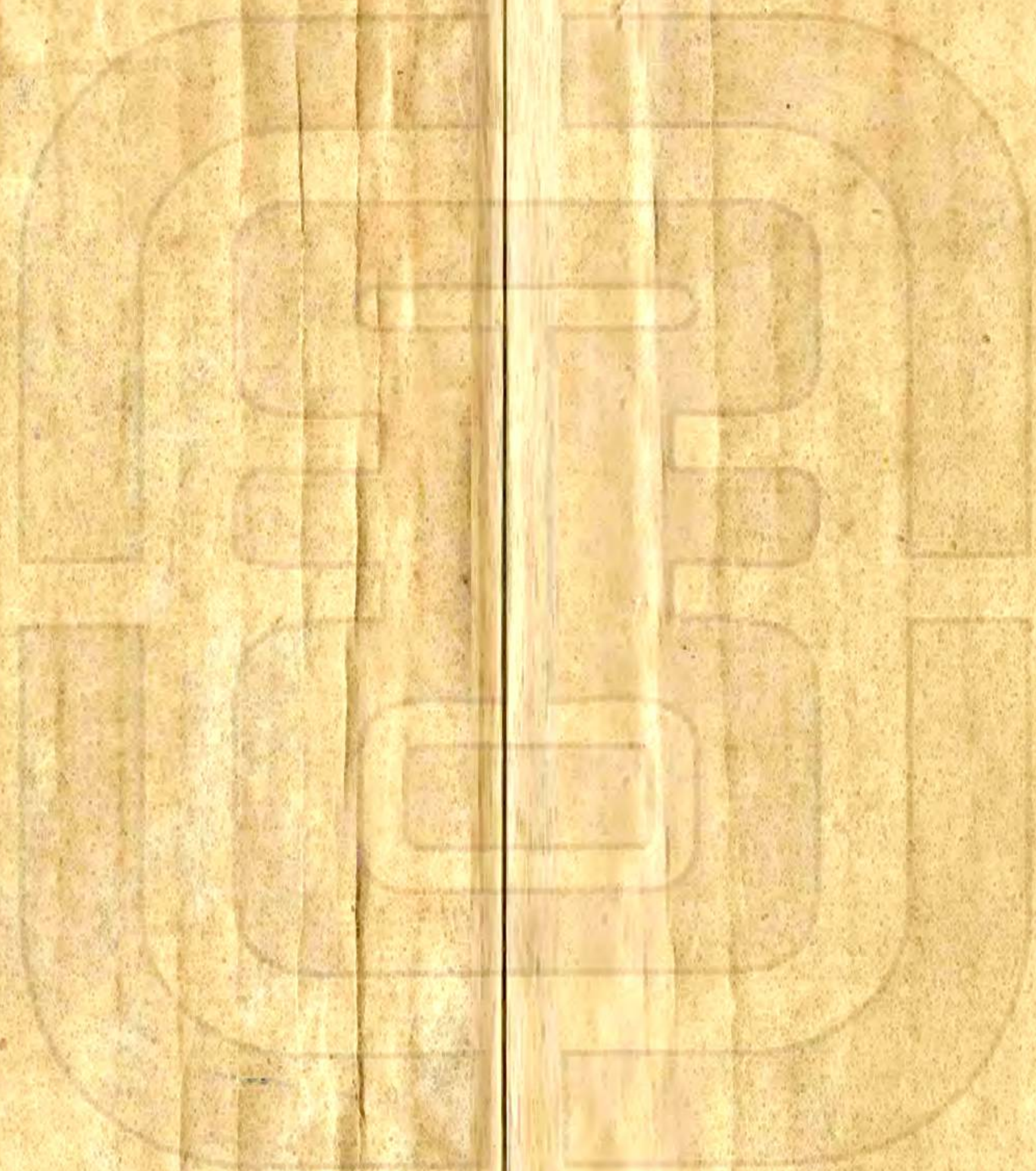


安陸府志

地 260.127
132
:1-16



安陸府志原序



今天下郡邑莫不有志其要在正經界徵文獻稽史
治觀民風而以時損益之蓋諸侯三寶具矣可不謂
重務乎承天故世宗潛龍邸也升州爲府儼兩京兆
聲名文物非列郡所可望垂八十年於茲而志載缺
焉何以示天下後世嘉靖初嘗修輿都志而獻肅兩
帝聖政或錯諸紀中不特書上以體例不合報罷其
後史臣別撰承天大志則臣庶一切不錄而當言者
愈縮胸不復言志事矣吳孫公來守郡之暮年慨然

安陸府志

原序

一

引爲已任夫史志也史莫善於孔子之春秋魯
史耳周天王與列國事咸在而後世推原其意曰
周其次司馬遷班固爲史記漢書先帝紀而表志世
家列傳繫之未聞漢庭有異議也本朝列聖實錄臣
民率得附見要之義有獨尊事無偏廢可矣於是倣
龍門蘭臺二書爲志卷二十有八目四十以圖經冠
其首而二祖封國踐祚以來諸行事關郡境者目之
曰龍飛紀其體若史帝紀不敢與郡邑志同也餘目
曰沿革曰星野曰攷古曰疆域曰山川曰城郭曰形

勝曰廟學曰典祀曰公署曰鄉市曰風俗曰民數曰田賦曰徭役曰方產曰倉儲曰兵防曰郵傳曰津梁曰隄防曰封爵曰秩官曰宦蹟曰制科曰人物曰藝文曰寺觀曰僊釋曰高士曰貞孝曰僑寓曰方伎曰古蹟曰勝槩曰祥異曰古墓曰雜志其體若志表世家列傳不得與郡邑志異也兼三才羅千古亦旣秩然燦然矣某卒業而竊嘆曰莊生有言去國數日見其所知而喜去國旬日見所嘗見於中國者而喜去國年見似人而喜舊國舊都雖山林艸木之緝入者十年

安陸府志

原序

二

九望之暢然人情哉王道本乎人情卽天子天下爲家而獨塵帝鄉之思發政施仁立隆以爲極明有等也周公作詩眷眷邠岐豐鎬之舊其大者相陰陽歷嶽原訊卜筮宮廟門社辟雍城洫農桑軍田蒐狩祭饗縷縷陳說固當至於陶復陶穴荒陋焉而書走馬率許倥偬焉而書餼糧厲鍛容刀馨鼓索綯縮版塞何瑾戶蠹鳥果颿細行小物焉而書被之管絃薦之宗廟布之邦國使萬子孫無忘其先休世滋大迄乎東遷悲黍離懷西京而後知周公慮淡遠矣吾郡二

祀之邠岐豐鎬也神靈在天不以一日而忘於榆秦
茲黔首亦維是二祖所覆露之餘也而豈其秦越視
之易曰時乘六龍以御天也雲行雨施天下平也覽
者重龍飛之地思爲油雲爲時雨庶幾奉揚二祖首
善湯沐之意使湛恩汪濊比於邠岐豐鎬卜年卜世
盛哉鑠乎較姬曆軼之矣且夫前事之不忘後事之
師志所臚列前事晰如指掌舉而措之易易耳郡修
輿都志時歲爲壬寅適與今志歲合天道六十年一
周國祚萬年無疆而升降汗隆亦後天不違孫公之

安陸府志

原序

三

成此志也非偶然矣討論紹述是則在後賢哉萬曆
壬寅翰林院修撰京山李維楨撰

富水志

張聲道

古者封建諸侯亘天下爲列國至秦始皇郡縣之晉宋
以來錯置州郡唐興盡易州名郢之爲郢楚郊郢之
舊也東走江淮西通梁漢南徑荆湘北則馳騁乎陳
蔡汝潁之郊雖號爲四通八達之地而有石城以爲
固漢水以爲限昔人因形便以置州本事始以取名
蓋得之矣楚始都郢今江陵是也後遷郢於壽春而

魏文帝亦嘗以荆之江北諸郡爲郢州然壽春之郢
終於復故南郡之郢旋卽正名郢之名雖四而實一
耳惟劉宋以後一彼一此互別爲州名有東西南北
之殊地有江夏義陽淮安定城赤石安廣之異道德
不一文軌不同三光五岳之氣散而無統其分裂變
置於南北之間至有十之三焉迨唐始合爲一至乾
元州名始定迄今言郢事者乖戾錯雜認郢渚者十
八九指江陵者半之而於義陽淮安汝蔡光隨亦略
取其二三也祖襲訛謬綿歷久遠不知者類以爲真

而知者則諉曰春穉傳疑之義固當爾耳信如所云
則古人辨國正封之意果安在哉郢舊有志其先出
於綿蕪淳熙丙午張侯實來見其疎略舛誤舛焉甚
不滿也已而興仆樵僵條具貫整暇乃命衆俊緝成
此書凡爲十卷分三十四門細大畢載顛末具舉以
分星所臨各有封域而徐雍荆楊南北互見故辨郢
州以次險之象天造地設而依山爲固彼此弗類故
辯石城都邑郊鄙不互混并也故辨二郢分疆對境
安可錯雜也故辨章山名跡事實必有定所也故辨

新市於是名正言順綱舉目隨千載訛謬一洗空
侯於是州也日恒究心恢張形模革易澈陋將去之
日如始至而是書之成蓋可見其綱目聲道敬歎之
餘敢敘所以冠於篇首云

安陸州志

孫 交

郡邑志何始乎始於古也古始於何時正始於九丘
也曷謂九丘九州之志也漢孔安國曰丘聚也土地
所生風氣所宜皆聚於此書也後世地志圖經其皆
權輿於此乎交幼學時見臬志藁紙不百幅繼見一

安陸府志

原序

五

統志爲天下志當略又見湖廣通志爲一省志猶略
後得富水志修於宋淳熙間洪武中增修富水志亦
不傳矣恒欲纂錄續以見聞略備臬乘顧先職事未
暇晚歸林下日以筆墨自娛次第舊藁爲一十六卷
臬有衛事以類附屬邑京山別爲四卷總名之曰安
陸州志凡例遵一統志與纂修條目率不外乎土地
之所生風氣之所宜焉今憲長聶公承之前按荆襄
旣修襄志使節過郢九切注意屬郡守王君下車日
心政教欲考郡志以爲因革之宜知交嘗纂錄也索

藁至再始出與章山提學沈君商訂王君校正二君之勞實多將刻梓王謂交曰茲猶一郡之史也請序諸篇端交聞古者列國皆有史官掌記時事今車書一統惟國有史郡邑無史謂之志者紀事之書非史也他日修史者有取於是焉耳若效史體一字一言抑揚褒貶悉有書法是以志爲史也惟關於土地風氣者下細不遺美惡兼載聊以備觀風者之採擇耳交草創也郅之後賢必有能討論修飾而潤色者庸書此以俟

安陸府志

原序

六

京山縣志

王格

京山舊無記籍在南宋時附載富水縣志富水本京山北境故富水廢縣縣省而名廼爲縣所掩志固弗得爲京山顯也國朝有一統志通志正德間孫司徒有州志並襲宋故事以京山綴安陸而已嘉靖十年州改府十八年巡省於是熹章曠制視昔彬蔚後二年守臣請修輿都志詔顧尚書璘聘格數人從事廼下屬邑搜各志爲資時格受幣未行與韓敎諭江輩取孫司徒附本稍增輯之送書局於是縣始有特籍

然冗舛不可讀漫藏學宮未有以傳也前數年縣大夫鄧公合知格嘗經始舉以相屬會去弗果今年春縣大夫張公下車甫期政通多暇謂此事自關職方不宜休缺更復見委格辭不獲命因與諸君卽故帙徧加哀採自夏徂冬頗彌涼燠遂定著此書噫嘻千齡闕事瞥然興舉非張公沉練毅決志扶義教何能及此顧格屠釣朽姿才謝述作享帚絨石知爲通識所嗤然以資巷塗之譚話庶幾或勝諸無爾

潛江縣志

劉楚先

今天下罷國州邑率有志義不過隨其疆土風氣民物謠俗之常而布諸方冊以爲觀省者據跡爾非屑屑焉績綴爲耳目張也余觀禹貢周職方則固志邑者權輿矣自今言之抑何其瑣悉而近俚也夫其曰賦有高下墳墟有黎赤九鎮九澤不同區五戎八蠻不同服列而載之宜也乃若篠簜箇簠淮鱣江龜海錯之纖繁以至於男女閭閻村落器資等物至微至賤有閭井小民所不能口之公庭縉紳先生所不及形之顧問者而二經咸取而收載之不遺餘力求所

謂殊原勝聞魁閎綺麗之語則寥寥無少概見焉然
後知古聖人紀績命意無一非根於方域因乎民生
日用而罔所庸浮文美節也輓近學士家厭薄一切
飲食居處而恢輝之卽有事於輯志者延英分局歷
以歲時剗剗而著行豈不亦哀然足術乎乃覈其中
之就實焉蔑如矣故討論疎則掛漏雜出黨附入則
諛貶互乖甚者管窺道聽之見害且移蹊於城郭陵
谷焉余不暇遠指如吾郡故有志雖非粹善猶未盡
僞謬也頃改修而傷之其疆里本來面目十不得其

一二又何論評騭得失也夫志以體邑猶埏物之取
諸型似也藉第令圖自圓而圭自圭封自封而牒自
牒徵於何有噫舉吾荆而環宇內例可觀已信乎志
之難言云潛江爲郢澤邑志久弗詳邑侯婺源潘君
搜舊乘採異聞屬邑縉紳先生董其事爲志問余序
之余嘗逃稽爾雅漢出爲潛嶠豕微涓潛龍淵會硤
石通罷山以朝宗於海而酈道元水經所紀洪源東
駛沿襄郢達內方折於蘆泐河始支遶而滙蓄焉是
爲潛水然則潛固水之注也今縣以水名田渙相半

能無虞於氓粒乎其區夙隸吾南郡自安陸升州爲
府割潛而附之遂號湯沐左臂輿塞之輿要視昔更
倍顧數十年以來漢溢不用其道民幾爲魚而公者
公家渙令日新中涓虎翼而咆哮於祖宗根本之鄉
直弁髦而視之長民者日兢兢奉行救過爲地方計
旦夕之命之不給而尚及於典籍風教乎是其居地
之重旣若彼值時之艱文若此蓋非志邑難志潛之
邑於今日爲誠難也維潘君以制科發家蒞事甫數
月政通民和百廢釐飭乃孳孳封井民社之寄而首

念於斯爰請於監司卜祥設館禮下鄉大夫士之賢
者編摩裁潤諸所因革廢置出侯正定者半以紀表
志傳歟爲四目起自縣紀天文以第於藝文諸類凡
十五卷余卒業而覽之本末兼備先後有緯其條列
若鱗之次其評確若城之森將令後之按圖而考方
里援帙而友文獻者若身履而目擊燭照而數計無
毫末爽也則侯之功詎非卓然獨巍余不嫻於詞侯
乃遺之書曰潛本荊屬大夫起跡於荊其勿忘桑梓
幅壤以一言冠其簡端也嗟夫以荊視潛潛邑而荊

則罷以余視荆與潛潛隣而荆則居其劇城遠邇有
差矣乃今荆志未歸於當余寧坐視而三緘而侯命
之辱顧欲持不腆以塵潛諸君子之成編余則安能
不避席而謝不敏哉雖然古者列國均有史世史職
之邑之志卽國之史也余典在掌故三十載迄今髮
日短矣旣無能撝管以鋪陳南紀之風土人物而又
不能藉近邑之寵光以抒其違鬱焉是愈隳其職也
故因侯之請也聊取衷於禹貢周職方之旨旁鑒於
叔季飾靡之非申之以令侯之休嘉終之以本領之
安陸府志

原序

十

殘缺而脫草以副鈐擇焉已爾如猥云將必假丘里
之談而首括斯刻也則中自有合邑諸大夫之記在

荆門州志

劉 春

九丘作而禹貢繼之周職方又繼之所以志九州之
域廣輪之數貢賦之制備矣自秦廢封建置郡縣沿
漢暨唐以來遂有地里志郡國志風土記者舊傳諸
作或總括區宇或詳著一方雖有不同然皆類耳今
天下之地里人物風俗古今沿革有大明一統志所
以總括者無遺矣雖撮其綱而不能盡其目舉其大

而不能及其小法宜然也故藩省疆邑各有志蓋視一統志以爲隱括而加詳焉士之博古者試取而讀之則凡某郡某邑之風俗道里人物之數不出戶庭可究而其用世者欲酌其政事之弛張緩急亦無不得於几案間況其所以昭興替垂監戒又靡不備耶此荊門州志所由作也上虞韓侯以鄉進士起家來守是州庶明慈惠越二年政通歲成民固弗極乃索志得舊藁於掌故者觀之病其未悉遂祖一統志爲義例考校刪定釐爲若干卷將鐫梓謄予序之且曰

安陸府志

原序

士

文獻不足殆難免於掛漏僞謬然後之君子固可藉是鑒而補之也予旣受以從事復告之曰荊門屬古南楚自漢末曹劉角逐終歲常矢石交戰之所迨吳晉之時雖幸羊陸之交歡而刁斗之聲亦何嘗息尋五胡亂華其害尤未易言唐混一未久紛擾於藩鎮而荊門陷爲僭竊之區矣及五代干戈無歲不動在宋中葉薄鄰金狄民之疲於奔走猶不異於唐之季世則士之生其地者何暇考古修業而仕於其間者雖欲按圖問俗有事於志亦將何所記哉今國家肇

造鴻業聲教暨海外而荊門在湖湘距中州不千里
猶爲華夏文明之地故俗由政革物以時成地因人
顯而是志之所採掇登載若有不勝其夥者然則君
子之觀之也豈但知是羣風俗之美惡人物之盛衰
治道之隆替而已哉感今日之遭遇懷昔人之流離
而生於斯者益奮其進修之心宦於斯者益勵其效
用之志然後知志之非徒作也

當陽縣志

王堦

余自蒞郢與二三守令約務在實心任事愛民若簿

安陸府志

原序

十二

書期會聊且目前抑末矣乃畱後叅軍任子夢榛工
藻詞有幹局嘗試之以城孝昌而孝昌之民悅焉城
成會玉陽令缺俾攝篆第見編賦有方節愛兼著撫
臺汝泉趙公暨巡使鄧公與余行部至亦嘆其無城
遂並屬任子不掇未朞月而工告竣且持所爲縣志
二冊丐序首簡余曰荊郢鄰壤也玉陽在春穠時固
荊州域後屬郢都世廟龍飛乃綴興都幫輔邱里俱
衛陵園信其山川靈閔待時而顯爲不偶也況前此
雖志多不典後散失無全任子顧能博采編輯體例

謹嚴文字爾雅可爲帝鄉民物山川博觀者助矣噫
城嚴保障志紀文獻若任子豈直簿書期會間一能
吏已耶乃撝管序之併以告司牧者

沔陽州志

史自上

沔介江漢自古爲雲夢之墟秦時業爲郢邑漢得一
漢濱老父其言光昭史冊唐得一處士鴻漸遺經膾
炙人口人文多隱而未見云高皇帝大定南服沔爲
直隸州肅皇帝起郢上沔爲湯沐羣其間名世應期
而出德業文章有張楚者顧弘德以前士樸而民庶

安陸府志

原序

十三

嘉隆以後士華而民疲萬曆九年不佞奉命來守是
邦問民病苦長老咸曰沔之水利非神禹故道最患
者茅埠江口三十年東南魚矣田疆非先朝舊制爲
貧與寡者憂不變而通之西北無遺子矣下學與諸
士談藝見大成殿將頽非一木之支也乃首捐俸計
日度工幸更新而學修履畝而賦曲阡直陌幸畫一
而田均議工而築洶湧澎湃屹然如山而江口幸塞
陳先生宅憂里居謂修渠墾田興學造士皆古循吏
事願記載之以傳永久余愧尸素無裨於沔聞之未

嘗不發汗沾衣也異日以修志請於陳先生先生亦
禪且曰童太史公有成書矣余請至再而先生增定
焉於太史公未易隻字簡而文質而不俚真足羽翼
太史云古今史家千載而下寧有兩左馬哉劉子炫
於丘明議其文飾也班孟堅於子長憎其所短也竊
病二子有隘心焉先生遜先達而俟來哲此其意莫
可窺矣梓成先生命引其端里有屈宋先後一揆是
書傳且遠也不佞從大夫之後亦附驥千里者與

景陵縣志

袁福徵

竟陵以治沔路麗邑之長時過而周瞻或繇公事如
境逆送或錢廩鏹鈔陂郵網荻之務勾臨而煩長故
其方至風土耳目猶近而包豪延遠圖域未犁且歲
輸畊數較踰總州又頃徵發凡輿館徭傳什倍於昔
吏至日苦不給不過憑託謫胥或塗而借聽人卽二
二覽尋故實於罷乘所遺殆多而民隱闕焉嘗令縣
官及博士校讎未暇寢罷三年而丘君汝中以儒緣
飾吏始蒞之月繕墜簡供億權羨緇蘇度支督庾
困糾囂濫諸廢悉興塗歌謦頌迺始徵余會蘇生應

科從莆來余以文學長令賓遇之其治事丘君日夜
檢覈屬意生生受成竣功焉蓋兩月畸爾何丘君之
乂事如家而操吏若素授也已展書作曰夏后之功
最鉅於漢今自襄郢而注折爲滄浪迤東匯北導經
大別凡從竟陵委旋而斷不若沔之獨波陷於墊爾
已昔荊洛轉般釋此安適哉誠一大阨也今又闢治
興都獨號爲最縣百需千孔藉以土辦給爾假令不
及今詔圖導事令有司闔戶校而出拊理其奚從聞
險要人瘼哉頃年主簿殷文翼衰老泣血同里中上

疏陳民便議之若萃訟閣者猶壅閼聞於長吏俱且
厭聽已斥廢之則烏得不委民溝涂而時時聞主簿
言也此書之裨爲大而丘君蓋有隱心焉矣縣故無
志志之自辛酉辛酉旣異水民饑而親王報適國境
上縣隸同荊西路會當徵差無不萬一令科民卽斯
志也無甚沿革循官而世守之其猶可以藉手不爾
豈徒沔民皆沼而已哉余居嘗於沔時時聞其中附
書竟陵大事因以爲唇吻國哀而述之焚尾使聞於
丘君其謂余言誠實錄也哉

舊承天府志

孫文龍

當肅皇帝龍飛之二十一年歲在壬寅越於今六十年矣時少司空東橋顧先生以督大工至而守隄則餘姚吳惺念承天改州而隄崇於兩畿與順天應天事相同而名相埒也是不可無志請於上得俞旨命少司空兼摠裁而隄守副之開局延賢旁搜遠採彌月殫卒纂修興都一志進覽上謂體裁非是僅僅報聞猶慨然嘉諸臣勤勞各進一塔也三十年後而承天大志成蓋經始於華亭徐少師而以肅皇帝睿思安陸府志

原序

末

獨裁之煌煌乎偉觀矣顧事所獨重體有獨尊未遑他及無論往咎巨麗湮沒靡所考見卽當世之殊猷絕續名士鉅卿與風土物情有能舍里中人而得其梗概者乎總志則畧而未詳邑乘則漫而無統凡蒞蒞茲土者不無闕遺之歎彼其六十季間豈無博學宏識如公孫僑胥臣輩可續吳志者而遜讓未遑好亦官先其事殫精於簿書徵發采綴斯難竟成闕典龍濫竽郢都幾二年所委蛇之暇尸曠寔慚景高良則勤仰止之思時登覽則感今曩之致睦物理則興